

近人书话系列

主编 钱谷融

刘半农书话

陈子善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主编 钱谷融

近人书话系列

刘半农书话

陈子善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
责任编辑 蒋 恒 ■
责任校对 朱晓阳 ■
装帧设计 池长尧 ■

刘半农书话

陈子善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69 千
印 数 1—4500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47-8/G·397

定 价 12.50 元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

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学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囑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2 【近人书话】

叙略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巨人大家辈出，刘半农（1891—1934）即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新青年》的同人，他的名字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时撰文“骂”倒“王敬轩”，他是初期白话诗歌创作的播种者，他首创中文新式标点和“她”、“它”二字，他又是现代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他在杂文写作、倡导民俗学研究、译介外国文学和推广摄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开创性的。这一切，都早已载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史册。

同时，刘半农又是一位具有开放意识的读书人，喜好藏书，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又不为陈见所囿，人弃我取，爱收冷僻的孤本零册。他发现并标点出版《何典》，他搜集并精印《初期白话史稿》，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为人熟知的佳话。但是，除了《半农杂文》一、二集所收录的部分序跋外，刘半农许许多多关于中外书刊的长文短章至今未曾结集，实在可惜。于是，“近人书话丛书”收入这部拾遗补阙性质的《刘半农书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入刘半农为自己的新诗集、杂文集和众多语言学著作所作的序跋，以及他为自己标点、校勘的古典小说和诗集，编纂、整理的字典、敦煌学和民俗学资料集等所作的序跋。

第二辑收入刘半农为友人、学生和外国学者的各类著作所作的序跋，以及他为自己翻译和为他人校订的外国文学及民间故事所作的序跋。

第三辑为刘半农的读书札记和藏书题识。

不算个别过于专门的，如《越谚序录》和《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学馆的意见》等文，刘半农的书话类文字已大体在矣。刘半农对中外文化的许多精辟而有趣的见解，刘半农丰富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刘半农对民间文艺的特别关注，在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近年来，刘半农已少为人所提及，这或许与他曾是“五四”时期的“激进派”有关。其实，忽视或低估刘半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都是皮相之见。在读了这本书话集后，人们对刘半农的认识该会更全面，对刘半农学术造诣的评定也该会更充分罢？

是为编者序。

陈子善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于上海

目录

总序	1
叙略	1

著述叙录

《扬鞭集》自序	3
《瓦釜集》代自序	5
《半农杂文》自序	8
《中国文法通论》序	15
《四声实验录》序赞	18
《四声实验录》引言	26
《中国文法讲话》自序	28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29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33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篇》序跋	39
读《海上花列传》	41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	57
重印《何典》序	60
关于《何典》的再版	63
校点《香奁集》后记	64
《宋元以来俗字谱》序	66
《中国俗典总目稿》序	69
重刊《霓裳续谱》序	73
也算发刊词	76

《初期白话诗稿》序目	79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序	83
《吴歌甲集》序	85

书林漫拾

《浑如篇》题记	89
《北平俗曲略》序	90
王芷章《腔调考原》序	92
《梅兰芳歌曲谱》序	96
《词律研究》序	101
应用文及其作法	
——为中华书局初中国文教科书作	105
《光社年鉴》首集序	107
《光社年鉴》二集序	110
《中华小说界》译文序跋（十则）	113
《乾隆英使觐见记》序	119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	121
译《茶花女》剧本序	126
《茶花女》序外语	128
《国外民歌》译序	130
《孔德小丛书》卷头语	138
《苏莱曼东游记》译序	140
海外的中国民歌	141
《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	150

品书题记

东抄西袭	157
几首道光年间的小曲的开场	157
马建忠上李鸿章书	159
逛城隍庙牌子曲	164
白话诗的先驱者	168
神州国光录之一	170
神州国光录之二	170
《湘湖杂诗》	171
《西游补》	173
《当兵苦》	176
《迂仙别纪》八则	177
阴势及其他	179
北语诗	182
二十年前的北京	183
董份遗事之一	186
洗炭桥	186
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	192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196
《翻清说》跋	200
题跋一则	203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二十四则）	204
半农遗札（十四通）	212
藏书题识（二十三则）	217

◇
著
述
叙
录

【近人书话】

《扬鞭集》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的，因为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帖，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

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刘复，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原载 1926 年 3 月 15 日《语丝》第 70 期)

《瓦釜集》代自序

启明兄：

这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录，是我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做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我这样做诗的动机，是起于一年前读戴季陶先生的《阿们》诗和某君的《女工之歌》。这两首诗都做得不错，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对于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

关于语言，我前次写信给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写出：“……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

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做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关于声调，你说过：“……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新青年》八卷四号“诗”）这是我们两人相隔数万里一个不谋而合的见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做诗的答案。我应当承认：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

其实这是件很旧的事。凡读过 Robert Burns、William Barnes、Pardric Gregory 等人的诗的，都要说我这样的解释，未免太不惮烦。不过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何况俚调！因此我预料《瓦釜集》出版，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但是一件事刚起头，也总得给人家一个笑与骂与唾的机会。

这类的诗，我一年来共做了六十多首，现在只删剩三分之一。其实这三分之一之中，还尽有许多可以删，或者竟可以全删，所余的只是一个方法。但我们的奇怪心理，往往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忍过于割削，所以目下暂且留剩这许多。

我悬着这种试验，我自己并不敢希望就在这一派上做成一个诗人，因为这是件很难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够。我也不希望许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这条路，因为文学上，可以发展的道路很多，我断定有人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我初意想做一篇较长的文章，将我的理论详细申说。现在

因为没有时间，只得暂且搁下。一面却将要点写在这信里，当做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词”。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现在的诗界真寂寞，评诗界更寂寞。把“那轮明月”改作“那轮月明”凑韵，是押“称锤韵”的人还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党人的狱中绝食，比作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还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还有许多的朋友恭维着。

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W. Blake的话对他说：

The friendship often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复，一九二一，五，二〇，伦敦。

(原载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75期)